

逻  
各  
斯  
l o g o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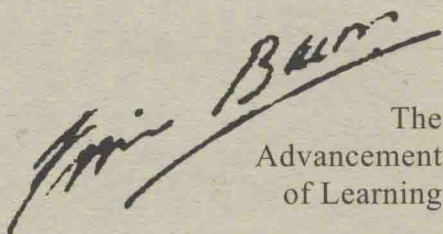
# 学术的进展

弗朗西斯·培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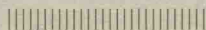
刘运同

著 |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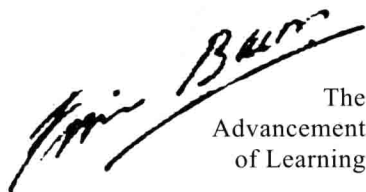


Francis Bacon



# 学术的进展

弗朗西斯·培根 刘运同  
著 | 译



Francis Bacon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的进展/(英)培根(Bacon, F.)著;刘运同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逻各斯)

书名原文: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ISBN 978-7-208-12838-5

I. ①学… II. ①培… ②刘… III. ①学术研究

IV. ①G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4008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 学术的进展

[英]弗朗西斯·培根 著

刘运同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4.25 插页 6 字数 188,000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838-5/B·1107

定价 48.00 元

## 出版说明

《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被认为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全书分为两卷：第1卷论述“学术和知识的功效，兼及增广知识的价值和荣耀”；第2卷对学术予以整体考察梳理，将知识分为各种门类，致力建立一套科学的学术体系。

《学术的进展》于1605年10月出版，题词献给国王（指詹姆斯一世）。1597年，培根出版《论说文集》；1609年，出版《论古人的智慧》。《学术的进展》是培根庞大计划《伟大的复兴》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即其著名的《新工具论》。《学术的进展》自出版后一直是西方学术经典畅销书，全书秉承培根一贯风格，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充满精辟比喻和警句，语言朴实而锐利。

本译著为《学术的进展》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翻译，*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早先尚有译为“崇学论”、“广学论”。本译著根据英国 J.M.Dent & Sons Ltd. 1866 年版的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翻译。

让我们记住培根的话：知识就是力量。求知是为了真正地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人类利益与福祉上。

# 中文版前言

由于“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警句的影响，中国的读者对弗兰西斯·培根的名字并不陌生，因此在这篇简短的前言中，我们只需粗线条地介绍一下培根的生平和著作，并对《学术的进展》的内容做简明的概括，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 and 欣赏培根的这部重要作品。

## 一 生平和著作

培根，1561年1月22日出生于伦敦一个新贵族家庭，父亲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母亲是继室，生有两个儿子，培根是次子。培根12岁进入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在校期间，对当时被教会奉为经典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深为不满，认为它流于空论，对人生无实际效益。1576年培根到巴黎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随员。1579年因父丧回国。以后从事律师工作，并当选为国会议员。1596年被聘为女王特别法律顾问。在詹姆士一世的斯图亚特王朝时代，培根历任宫廷要职是：1613年受命为首席检察官，1617年为掌玺大臣，1618年为大法官。培根多次接受贵族封号：1603年受封为爵士，1618年受封为维露廉男爵，1620—1621年受封为圣阿尔班子爵。1621年培根被控受贿，经判决，免除一切官职。之后培根脱离政治生涯，潜心从事著述。1626年因病去世，终年65岁。对于培根，奥里芬特·斯威滕（Oliphant Sw Eaton）有这样的一个整体评价：“就智力方面来说，培根是伟大的；就道德方面来说，他是很弱的。他的人格是多方面的，他的天才不限于一隅。他是法学家、政客、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又是散文作家。”

培根的伟大在于虽然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官场中度过的，但他

始终没有放弃对学术的追求，他的主要理论著述都是在做官期间完成的。1597年，培根的《论说文集》问世。这是一本关于政治伦理道德的论文集，于1612年、1625年两次增订再版。1605年出版的《学术的进展》，是培根全面改革知识的庞大计划《伟大的复兴》的第一部分。1609年出版《论古人的智慧》，通过古希腊神话阐述了培根对政治、科学、哲学问题的见解。1620年未完成的巨著《伟大的复兴》出版，其主要部分是著名的《新工具论》。

## 二 《学术的进展》

《学术的进展》共两卷，出版于1605年10月，题词上说献给国王（指当时的詹姆士一世）。书的第一卷主要论述“学问和知识的功效，兼及增广知识的价值和荣耀”。这个主题在培根许多论著中都出现过，对其中的许多看法人们也都很熟悉。培根首先从学问受到的耻辱和玷污说起，他分析了学问受到轻蔑的三种主要原因：宗教家的狂热和猜忌、政治家的严酷和傲慢、学者本身的错误和不成熟。其中对于学者本身毛病的剖析，今天读来仍入木三分。他说，学者“最大的过失是误解或者错置了知识最终或最大的目的。一般人之所以求知求学，有时是出于天生的好奇心和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嗜好，有时是为了给心灵带来变化和愉悦，有时是为了光荣和名誉，有时是为了在智力上折服他人，但多数时候还是为了得到钱财和好职业，很少人求知是为了真正地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人类的利益和福祉上面。一些人求知就好像在寻找一张睡椅，让自己求索不息的灵魂有一个休息的地方；或者寻找一个阳台，使自己恍惚不定的心灵能够俯仰观赏，尽览美景；或者寻找一座高塔，让高傲的心灵高耸其上；或是寻找一处堡垒，好使自己跟别人厮杀争斗；或者寻找一家商店，好为主人带来利润或生意；但是他们并不想寻找一座收藏丰富的仓库，来彰显造物主的荣耀，改善人类的

境况”。在经过一番贬抑之后，培根试图利用宗教上的证据和世俗的理由来证明知识的真正价值。虽然培根列举了知识为国家和政府带来的好运和进步，为个人带来的好运和恩惠，但是他认为，归根结底，知识的价值在于人们最渴望得到的不朽或延续。也许培根本人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

第二卷的目的是调查学问的发展情况，“完成一个概括的、可靠的巡查，来了解学问的哪些部分仍旧是荒芜之地，还没有经过人类的耕耘和修整。我的目的是把调查结果清楚地标示出来，记录下来，不仅能为国家委派研究者提供指导，也可以激发人们自愿地进行探索”。也就是说，对学问进行一次整体的考察和梳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指导。培根依据人的理解能力，把知识分成三大块：对应于记忆的历史，对应于想象的诗歌，对应于理智的哲学。对于每一大类知识系统进行细的分类，如对历史则分成自然史、社会史、宗教史、学术史，对每一门知识系统都概括它的范围，指出其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不足。

培根《学术的进展》的贡献不在于创立了一个学派，或发明了一个系统，而在于对人类所有的知识进行研究、分类和科学化的努力。它所阐明的科学分类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科学知识体系，对全部人类知识做出了系统的划分，提供了科学百科全书的蓝图，成为近代科学分类的先导。当然，完成这一项工作需要所有的科学都有所了解，培根虽然很适合这样的工作，但是他也曾为自己精力分散过甚，对有些学问不甚了解感到遗憾，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不过是摇铃召集学士才人开会的人”。例如在人类哲学中，培根对社会研究花费了很多的篇幅，对人们的社交行为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是对于诗歌，培根只是把它看作是“伪装的历史”，只用了几个章节就草草结束。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人们也许会觉得培根的分类体系在系统性和严密性方面都是有缺陷的，对培根的一些观点（如了解自然是为了更好地洞悉上帝的奥秘、道德哲学可以作为神学聪明的仆人和谦卑的侍女，等等），今天的人们也不会认同；但是如果我们把培根的著作放回到他生

活和写作的 17 世纪初，则人们不仅可以看出培根的工作的伟大与超前，也可以对其中一些所谓的历史局限释然了。

《学术的进展》不仅在内容上包罗万象，而且在写作风格上保留了培根一贯的作风，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语言朴实而锐利。这里试举两例：例一，在论述学术的创新时，培根比较了人们在技术方面和科学及哲学方面不同的做法，他说，“在技术方面，许多人的才智和勤奋都花在了在一件事物上面；在科学和哲学方面，许多人的才智和勤奋都花在了某一个人的才智上面了”。例二，培根主张生活的目的不仅在于追求个人的善行，还须注重社会的善行。因此他批评了一些哲学家逃避现实以求心灵平静的做法，主张“最健康的心理应是那种最能经受诱惑和搅扰的心理，正如最健康的身体正是那种最能忍受变化和极限的身体。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应当接受第欧根尼的观点，他认为值得称赞的不是那些禁绝欲望的人，而是那些忍受欲望的人，因为忍受欲望的人可以在紧要关头控制他们的欲望，可以让欲望非常迅速地止步或转向（如同驾驭烈马时所采用的方法一样）”。

培根把自己的工作看作如指路人一样，把研究知识的正确道路指示给他人。我们的前言同样也是一种指路标志，并不能代替读者自己行路。如果读者要深入这座知识宝库，最好还是自己慢慢地跋涉和寻找吧。

译者

2007 年 3 月



## 目录

中文版前言 / 1

第一卷 献给国王陛下 / 1

第二卷 献给国王陛下 / 57

人名对照表 / 204

译后记 / 210

## 第一卷

# 献给国王\*陛下

贤明的国王陛下，根据律法对神明要供奉日常的献祭和自愿的贡品\*\*，前者是出于通行的惯例；后者则缘于虔诚的欣喜。同样对于君王，臣子们要奉献他们的职责和表示忠心的礼物。在我而言，对于前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按照臣子卑微的职责，在国王陛下的眷顾下恪尽职守；对于后者，臣觉得如果能对陛下的圣德有所奉献，比起对国家大事有所奉献会更有价值一些。

我脑海里多次回想起见到陛下的情景。臣注视陛下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冒昧行事，不是为了证实陛下是否如《圣经》所言深不可测<sup>[1]</sup>，而是带着臣子的责任和仰慕。暂且不提陛下美德和幸运中的其他方面，单是陛下身上具备的哲学家们称之为智慧的德行和才干，以及能力的广博、记忆的准确、领悟的迅捷、判断的深刻、论辩的敏捷和条理分明，都使臣敬慕不已，惊叹万分。臣常常想，在臣所认识的人中，

---

\* 指詹姆士一世(1566—1625)。——译者注

\*\* 《圣经·民数记》第28章第2—3节：耶和華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作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華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两只，作为常献的燔祭。”——译者注

陛下完美地体现了柏拉图的观点。柏拉图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记忆，人的大脑天生就了解所有的事物，人们只需把天赋的、固有的观念复活或者重建起来就可以了（人类的身体，作为这些观念的临时寓所，因为陌生和黑暗拘禁着这些观念）。<sup>[2]</sup>我注意到陛下身上这种天赋之光的充沛，您哪怕遇到外界一点点触动，或者从别人那里得到一点点启发，就能够激发成耀眼的光辉和烈焰。《圣经》中形容那位最聪明的君王，说“他的心如同沙海一般”，<sup>[3]</sup>虽然其形巨大，却是由细小精致的颗粒组成的。上帝给予陛下的也是同样深广的领悟力，既能把握重大的事情，又能感受和理解细小的事物，这多么让人羡慕；而在自然界中要找出一样既能度量巨大物体又能衡量细小事物的工具几乎是不可能的。说到陛下的口才，臣想起了塔西陀<sup>[4]</sup>对奥古斯都大帝的评价，“奥古斯都言谈流利顺畅，尽显王者风范”。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有些人说起话来嗫嚅不清，有些人则矫揉造作，有些人模仿那些并不高明的辩论模式并加以繁杂化，所有这些做法都显得奴颜婢膝，显出做臣子的本相。陛下的言谈举止确实具有君王的风采，您的言语如同泉水喷涌而出，在奔赴各处及涓涓流淌中自然现出条理。同时言谈中充满了机敏和精巧，无任何模仿之处，因此其他人也难以企及。至于陛下的地位，可以说您的美德和鸿运势均力敌、互相弥补。陛下天性良善，上天又赐予您无尽的眷恋；您昔日胸怀大志，并终于登基，享有太平；您根据律令联姻，结果嗣子繁衍，尽享天伦；您秉承正教之慈悲心肠，致力于和平，而邻邦的王子们也都襄助盛举。陛下在智慧方面同样才学兼备，您禀赋优异，而又学识渊博，完美无缺。自从基督降生以来，还没有见到任何一位国君或尘世的国王像你这样在文学、博物、神学及人性诸方面都精深广博。我这样说并非故意夸大，我相信这些都是确实确实的事实，是我经过慎重考虑得出的结论，对此我深信不疑。假如一个人去翻检和阅读罗马帝国执政者的历史，可以明白在基督降生以前，独裁者凯撒\*、马可·安东

---

\* 凯撒，这里指尤利乌斯·凯撒（前100—前44），古罗马的将军、政治家、历史学家。与庞培、克拉苏结成“前三头同盟”，后来击败庞培，成为罗马独裁者〔前49—前44〕，后被共和派贵族刺杀。曾制定儒略历，著有《高卢战记》等。——译者注

尼都是非常博学的人物；降之希腊或者西方的君王，之后是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苏格兰和其他各地的国王，人们会发现我的论断是确实可信的。对于一个君王来说，只需随意地利用一下他人的才智和劳动，就可以用来装饰自己，显出有学问的样子。如果一个君王喜爱并赞助学问和研究学问的人，真正吸取学问的精华，甚至于自己本身就是学问的源泉，这对一位君王，一位生在帝王之家的君王来说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奇迹。而且无论神圣的典籍还是世俗的学问您都融会贯通，所以您同时具备了广被人推崇的赫耳墨斯具有的三种奇才：王者的权势和幸运，教士的知识和睿智，哲学家的求知欲和广博。陛下天生的禀赋和独特的品德不仅值得当代及后世宣扬，而且需要用不朽的著作、坚固的纪念物和传世的纪念碑来铭记，让陛下的威严和圣德永世流传。

因此臣以为，臣所能供奉的只有一篇有助于上述目的的论述。这篇论述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及学问和知识的功效，兼及增广知识的价值和荣耀；第二部分论述为了知识的发展所采取的方法、所做的工作。在第二部分还讨论了过去工作中的缺陷和不足。在这本书里，虽然臣不能为陛下正面或者肯定地提供建议，或者提出具体的意见，不过臣希望能够激发你的思考，寻访内心的宝库，撷取有益的内容，用于实现跟你的仁心和智慧相配的伟大。

一、（1）在第一卷的开端，为了清除障碍，或者说为了静场，使我们关于学问尊严的论述更易理解，不致遭到读者心中暗藏的反对的干扰，我想最好从学问受到的耻辱和玷污说起。学问遭此命运完全是人们的无知造成的，这种无知表现各异，有时显现在宗教家的狂热和猜忌上，有时呈现在政治家的严酷和傲慢上，有时却体现在学者本身的错误和不成熟上。

（2）神学家说，知识是这样一种事物，它们本身很有限制，接受它们须小心。还说，渴求过多的知识是人类最初的诱惑和罪恶，是它导致

了人类的堕落\*。知识就好像是毒蛇，当它进入人的心灵，人就会自高自大。[5]所罗门发出过警告，“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6]在另外一处，他还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7]圣徒保罗告诫人们，“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8]经验告诉世人，学者们往往成为异教徒，学术昌明的时代常常倾向于无神论。神学家还认为，对第二动因的追求损害了人们对上帝——宇宙万物的第一动因\*\*的信赖。

(3) 要找出这类观点包含的无知、错误及误会的缘由是很容易的，很显然那些人并没有经过认真思虑。人类所以堕落并不是由于他们企图掌握关于自然和宇宙的纯粹知识，也不是由于乐园中的亚当因为拥有了知识，能够对出现在他面前的事物，根据它们的特性加以命名。人类的堕落实际上是由于人类企图拥有分辨善恶的知识，企图自行其是，不再接受上帝的戒律，这才是人类堕落的本质。并且人类的知识，无论数量如何巨大也不会使人趾高气扬，因为除了上帝以及对上帝的默祷，任何东西都无法充满人类贫瘠的心灵。所罗门在谈到人们探索外界的两种感官时指出，“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9]因为容器总是比装进去的东西大，不可能有填满的时候。为了根据时间和季节的差异安排活动，所罗门制定了一部历书，在书的后面论及知识和人的心灵，认为感官只是向心灵汇报所感受的一切。他总结说：在万物准时往返的时候[10]，上帝使万物精彩万分，高贵典雅。并且上帝把万物放置在人心中，但是人并不能发现上帝自始至终所做的一切。所罗门的话明确无误地表明，上帝塑造人类的心灵如同镜子或者玻璃一般，使它能够感知宇宙万物的影像，欣喜地接受由此产生的印象，正如眼睛乐于接收光线一样。人的心灵不仅乐于接受大千世界的万事万象，而且对大千世界背后的奥妙玄机也努力去寻找和发掘。虽然所罗

\* 《圣经·创世记》记载，蛇诱惑夏娃吃伊甸园中的果子，蛇说，吃了那个果子，眼睛就明了，就能如上帝那样知道善恶。从此之后，人就堕落了，因为上帝不许人吃那果子。——译者注

\*\* 第二动因指物理的原因，是与第一动因——上帝的原初力量相对的。——译者注

门隐约地提到自然法则的至高无上的作用（他称之为“上帝自始至终所做的一切”），认为人类无法找到这一法则，但这样说并没有贬低人类心灵的能力，只是说人们在找寻这一法则时会遇到许多的障碍，如生命的短暂，精力的配置不当，不良传统的影响，及其他一些麻烦，这些障碍受人的因素影响很大。所罗门还说，人的灵魂如同上帝的明灯，人类靠它来探索万物的奥秘<sup>[11]</sup>，这说明世上万物都不能逃脱人类的探询和利用，人类在某些方面可以起支配作用。既然人的心灵具有无限的感知和接受能力，显然知识的范围和数量无论如何巨大，也不会危险到泛滥无边；实际上知识本身无论数量多少，如果不予严格的批评就接受，混进去一些毒素，这些毒素必然会引起不良的后果，发酵、繁殖，贻害后世。解除毒素的药剂就是仁爱，它使知识显示尊严。在前面所引的使徒的话，后来还有一句，合在一起才完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sup>[12]</sup>在另外一处，使徒还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sup>[13]</sup>这样说并非表示像哲人和天使那样口舌伶俐不是一件好事情，而是说如果言谈跟仁爱绝缘，与人类的公益无涉，就不是真正有实际价值的美德，而成了空洞、不足道的虚荣。至于所罗门关于过多著述和阅读的弊端，以及知识带来的烦忧，还有圣徒保罗关于我们不要被虚空的妄言扰乱心灵的警告，我认为人们应该仔细地玩味。不错，它们确实极好地阐述了人类知识具有的确切限度和局限，并未有意加以缩小或压缩；不过它们并没有说，人类的心灵不可以领会万物的普遍性质，因为所谓的限制来自如下三类：首先，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运气过多地寄托在知识上，而忘记了人的死亡宿命；第二，我们利用知识带给我们安逸，而不是厌恶和抱怨；第三，不要鲁莽地企图通过了解自然来窥视上帝的秘密。关于第一点，所罗门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作了详细的解说，他说，“我看得很清楚，智慧远离无知，如同光明远离黑暗。聪明人睁大眼睛用心观察，愚蠢的人在黑暗中跌跌撞撞。但是我认为无论智者愚者都会面临死亡大限。”<sup>[14]</sup>说到第二点，知识只是偶尔会带来烦恼

和忧愁，并不一定带来烦忧。所有的知识和好奇（它是知识的种子）都会带来愉快，然而，一旦人们堕落到从知识本身推断过多，把知识不适当地运用到自身的事物上面，利用知识来减轻空虚的担忧、满足无限的欲望，刚才提到的心灵的忧伤和麻烦才会产生出来。这时候知识不再是博学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谓的干燥的光、好的灵魂，而是由于受到情感的浸泡成了潮湿的光\*\*。对于第三点，值得深入讨论，不应轻易放过。如果有人以为通过观察和探索感性的和物质的世界就可以得到智慧之光，进而窥视上帝的本性或意志，他确实是被虚空的哲学扰乱了心灵。因为通过了解上帝创造的万物和作品，我们得到了知识（就这些造物而言）；但是就上帝而言，我们并不能得到完美的知识，只有奇迹，只能称作破碎的知识。柏拉图学派的一位学者\*\*\*说得好，“人的感官好比太阳，它向我们展示大地的一切，同时又向我们隐藏了星辰和太空。所以，感官可以发现自然万物，但是它却隐藏和关闭了神的领域。”昔日学者大多成了异教徒，是因为他们企图仅靠感官的薄翼\*\*\*\*就想接近神性的奥秘。有些人认为，过多的知识驱使人信仰无神论，对第二动因一无所知才能使人更虔诚地信赖作为第一动因的上帝。首先我们可以再次提出约伯问他朋友的问题：你愿意因取悦上帝而撒谎，正如普通人为讨好他人撒谎吗？<sup>[15]</sup>上帝支配万物运转，确实是靠第二动因。如果人们为了取悦上帝而抱有其他的想法，那种想法只是一种欺瞒，是人们对真理之主奉献的不洁祭品。另外，只有对哲学一知半解的人才可能会变成无神论者，继续深入钻研就会把他带回到宗教，这是确

\* 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哲学家，主张斗争和变化是宇宙的自然状态。——译者注

\*\* 培根《论说文集》第27篇《论友谊》：“赫拉克利塔斯在他底隐语之一中说得很好，‘干光永远最佳’。一个人从另一个人底谄言中所得来的光明比从他自己的理解力、判断力中所出的光明更是干净纯粹，这是无疑的：一个人从自己底理解力与判断力中得来的那种光明总不免是受他底感情和习惯底浸润影响的。”（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译者注

\*\*\* 指斐洛·尤迪厄斯（约前30—45），亚历山大时期的犹太哲学家，试图调和宗教信仰和哲学推理之间的矛盾。——译者注

\*\*\*\* 此处暗用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的故事，伊卡洛斯是代达罗斯的儿子，他乘着他父亲做的人工翅膀逃离克里特岛时，由于飞得离太阳太近以至粘翅膀用的蜡熔化了，掉进爱琴海死去。——译者注

定无疑的事实和经验之谈。在人们刚开始学习哲学时，第二动因因为距离感官很近，即刻呈现在人们的心灵中，如果让它们徘徊、停留在人的心灵，可能会使人遗忘了最高的动因；但是如果人们继续前进，寻找动因的依存关系，明白上帝创造万物的道理，那么他会容易地得出结论：按照诗人的比喻\*，自然链条的最后节点必定是系在朱庇特坐椅上的\*\*。总之，人们不应当误解了清醒，用错了节制，担心人类探求过远，担心人们对于两本大书，上帝的话语——《圣经》，和上帝的创作物——神学或哲学研究得过于彻底；相反人们应当在两方面都做出不懈的努力，但是要记住神学或者哲学都要致力于仁爱，而不是自大；都要关注于应用，而不是炫耀。同时，人们也不应当不明智地把它们混淆或搅和在一起。

二、（1）政治对学问的玷污有如下的表现：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学问软化了人的心智，使人们不再适合军队的荣耀和锤炼。有人认为，博览群书使人变得过分好奇和犹豫不决，严守规则和公理使人过分专横和独断，模仿伟人使人骄傲自负，纷繁的先例使人自相矛盾、前后不一，因此，学问毁损和扭曲了人的性情，使他们厌恶政府和政治。有人认为，至少学问把人的精力从战争和商业中转移开，引向了安逸和私利。有人斥责学问造成了国家的纪律松弛，使人乐于争辩而不是服从和执行。哲学家卡尔奈德斯\*\*\*出使罗马时，罗马的年轻人围着他，被他滔滔的口才和渊博的学识所折服。那时有一个叫加图\*\*\*\*的人，外号称

---

\*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8卷第19节中，宙斯说：如果男女诸神合起来，牵曳由地至天所悬的那根金索子，他们并不会把最高的神从天上曳下来，他反而能把他们同地和海拖上来，把全部东西一起吊在空中。（参看王焕生译本，1994年）——译者注

\*\* 培根《论说文集》第16篇《论无神论》中说：“一点哲学使人倾向于无神论，这是真的；但是深究哲理，使人心又回到宗教去。因为当一个人底精神专注于许多不相关联的此因的时候，那精神也许会停留在这些此因之中而不再前进；但是当它看见那一串的此因相连相系的时候，它就不能不飞向天与神了。”（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译者注

\*\*\* 卡尔奈德斯（前213—前128），古希腊怀疑论学者。——译者注

\*\*\*\* 指老加图（前234—前149），古罗马政治家、将军。——译者注



作“检察官”，他非常明智，在上院的辩论中公开劝诫国人，应该尽快把这名哲学家送走，免得他污染和迷惑年轻人的心智和情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整个城邦的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sup>[16]</sup>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也犯有同样的错误，他在著名的诗篇中赞颂国家的利益，但却贬低自己的职业。他认为政策和政府、艺术和科学之间存在差别，认为罗马人擅长前者，而希腊人精于后者。维吉尔在诗中写道：“伟哉，罗马，统领万国，实乃尔图\*\*。”同样控告苏格拉底的安尼图\*\*\*指控道，苏格拉底凭借他演说和辩论变化万端的力量，削弱了年轻人对他们国家法律和风俗习惯应有的尊崇，他教授一种危险且有害的科学，使恶劣的事物显得如同美好的事物一样，用论辩和言辞的力量来压制真理的表达。

(2) 不过，这些非难只是貌似有力，实则缺乏根据。经验告诉人们，不论是对个人或是对一个时代，文治和武功都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说到个人，我们找不出比下列一对伟人更好的例子：一位是大执政者亚历山大，一位是独裁者尤利乌斯·凯撒。前者精通亚里士多德哲学；后者在辩才上堪与西塞罗媲美。这两位是学者型将军的例子，如果要找将军型学者的例子，可以举底比斯人伊巴密浓达\*\*\*\*、雅典人色诺芬为例。前者是挫败斯巴达势力的第一人，后者在推翻波斯王朝的统治中居首功。文治和武功的互补在一个朝代比在一个人身上表现得更明显，其明显的程度正如朝代大于个人。在埃及、亚述、波斯、希腊和罗马等地，往往在军事强盛的时候也是学术最繁荣的时代，因此最伟大的作家、哲学家和最伟大的统帅、统治者往往生活在同一时代。实际情形也只能是如此，对一个人来说，身体和心智的成熟差不

\* 维吉尔（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作品有《牧歌》10首、《农事诗》4卷，史诗《埃涅阿斯纪》。《埃涅阿斯纪》讲述了埃涅阿斯在特洛伊陷落后的流浪经历。其诗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译者注

\*\* 见《埃涅阿斯纪》第6卷第851—852节。译文采用关其桐《崇学论》，商务印书馆，1938年。——译者注

\*\*\* 安尼图，雅典的修辞学家，曾和梅利图斯等人控告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因此被定罪而死。——译者注

\*\*\*\* 伊巴密浓达（前420?—前362），古希腊将军，两次击败斯巴达，称霸希腊。——译者注